

文史考辨

名剧《西厢记》的改编与传承(下)

□刘连群

李瑞环同志非常重视京剧传统剧目的整理,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1990年12月27日,他在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整理剧目,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不仅因为正确地辨别精华与糟粕,真正达到推陈出新,需要相当的思想水平、学识和功力,而且因为这涉及京剧的特殊表演技艺和广大京剧爱好者的欣赏习惯。要改得贴切、自然、增色、精炼、优美、流畅,使外行看着顺眼,内行人能够接受,很不容易。既要有胆识,又要很谨慎。”

《西厢记》是经过新编的古典名剧,再度整理、改编的一个突出的命题是和时代生活节奏的变化相适应,张君秋出于艺术家对观众欣赏习惯改变的敏感性,曾经在《我的唱腔创作》一文中写道:“时代在变革,人们劳动生活的节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人们欣赏戏曲艺术的习惯,极为明显的是,剧场演出时间受到了限制,过去演到夜半十二点,甚至一通宵,现在则变为四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你演得再精彩,时间长了,观众也只好割爱,因为他第二天还要去上班。这种生活秩序强有力地制约着剧场的演出时间。”

为此,改编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力保原剧精华的前提下“瘦身”,缩短全剧时长,把四个多小时的戏减到两个半小时,全剧16场减为12场。改编本删掉了原“长亭送别”后的三场戏。尽量去除枝蔓,如原剧本第四场“附斋”,只是法本老和尚向崔夫人介绍张珙这么一件事,改编本就在“寺警”一场戏中为法本加了一句台词“禀老夫人,这就是我的亲戚张珙相公”,由此删掉一场戏,加快了戏剧节奏。

二是从突出主题和主要人物出发,增删并用,不仅无损原意,而且给男、女主人公更多笔墨,使之形象更加丰满,性格更加鲜明。如“闹简”一场,原剧本主要是红娘的戏,莺莺已经三场没有重点唱段了,戏有塌下来的感觉,当时正处于老夫人赖婚打击之后,又听说张珙要走,莺莺焦虑不安,原剧没有充分表达她的心情。改编本为崔莺莺加了“睡沉沉相思夜未眠”八句唱,把她的烦闷、思念、怨愤、悲叹而又无奈的复杂心情,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再如“赖简”一场,原剧本莺莺用四句诗约来张珙跳墙相会,见了面却又责备了他一番,予以训斥,张只能悻悻而去。观众易对莺莺的出尔反尔闹不清楚,感觉她不通人情,对莺莺的形象也是个伤害,改编本在这里为莺莺加了四句唱“盼相见既相见又怕相见”,虽然不多,却把她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少女的羞涩、顾虑,同时既离不开红娘传书递简,又怕她张扬出去的几层矛盾心理都反映出来了。

还有最后一场,随着结尾的修改,在“送别”前为张珙加了一段唱,抒发了他被迫赶考的无奈和对世道不平的忧虑,进一步丰富了男主人公的形象。

三是结尾的别具匠心,意境深远。《西厢记》在流传中,演绎出多个不同的结局,最早《莺莺传》的张珙无



人无行,对莺莺始乱终弃,酿成爱情悲剧,莺莺的人格还遭到了诋毁。金代《董西厢》以二人私奔作结,到《王西厢》张珙高中状元,莺莺的表兄郑恒诬他变心,自己来崔家骗婚,老夫人被蒙蔽,红娘也将信将疑时,张珙来了,提出与他对话,这时张的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祝贺,使得真相大白,郑无颜以对,碰树而亡。老夫人重摆喜宴,欢庆团圆。

再到20世纪50年代,京剧版本再次写成莺莺、张珙并骑私奔,主要是造成莺莺性格前后有些不一致,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突出反抗性,超离了封建时代的局限。改编本结尾断在“长亭送别”,留下了令人思索和回味的悬念,意味深长,更以结局的不完美、不圆满而进一步突出了全剧反封建的主题。

“一鞭残照人离去,万种相思诉与谁”两句作结,离恨千端,意蕴深远。

戏剧史上,名剧总是要经历反复锤炼而演变的,并且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解读和认知。文本是这样,表演艺术也是这样,不断提升自我,力求做到高水平的传承。

四

《西厢记》(改编本)经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呈现于舞台,在第二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荣获示范演出奖,成为该团的保留剧目。

为了让名剧广为流传,张派艺术新人辈出,2022年7月在天津成立了“张派名剧《西厢记》(改编本)传习班”,由天津市张君秋艺术基金会、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主办,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天津市张君秋艺术基金会资助,得到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支持。

传习班于2022年7月、8月和2023年6月举办了三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陕西、河南等多地的数十名学员集中学习。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倾全团之力,该剧原主演、配演和乐队司鼓、京胡、京二胡等一级演员、演奏员分别授课,重点章节实行“一对一”封闭式教学。老师和学员们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排练,不仅对相关的基本功和台上的细节处理进行辅导、加工,而且向学员们讲述了剧目在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改编的意义、思路,从而加深了学员



名剧《西厢记》演出场景(资料图)

们对剧情和人物的理解。传习班艺术顾问、年逾八旬的表演艺术家叶少兰老师,不顾盛夏酷暑来津,为全剧指点、把关,使师生们深受教益和感动。

传习班的老师们真教,学员们真学,自然就有真收获。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团长、张君秋先生亲传弟子也是主教老师的赵秀君表示,有些院团的演员和乐队成员回去,自己就可以排演整合的《西厢记》了。

2023年6月、7月,传习班先后在天津、北京进行了两场汇报演出,同是《西厢记》,前者由多家院团学员合演,主要角色多人饰演,轮番出场,展示集体的风采;后者是国家京剧院在京自组崭新的阵容,舞台风貌力求精致、严谨,两台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国家京剧院的演出还由央视“空中剧院”节目录制播出,广受好评。

传习班在津举办,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主教并喜见成效,老观众们很容易联想起多年前的一项深具影响的艺术培训活动——“百日集训”。1986年,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初建,以张君秋先生为艺术总顾问的老一辈大师、名家云集津门,向刚走出校园的一代新人传授技艺,扶植和打造了一支朝气蓬勃、实力强劲的京剧新军,唱响海内外的剧坛劲旅。如今37个春秋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新人又成为新一代良师,传艺于八方新秀,师生共同努力,正在实现京剧艺术的高水平传承。

古典名剧终会传留百世,中华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也将代代相传。

(《天津日报》)

生活史

古代也有大型“相亲会”

□陈品

如果你穿越回古代,在解决“单身狗”的问题上,有许多福利等着你,比如——相亲。这种解决单身难题的手段,在现代最受推崇,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最乐于此事。

说到相亲,其实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古来有之。不过那时候它的名字叫:奔。现在有个词叫“私奔”,就是从古代的“奔”意思来的。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国风·郑风》有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看吧,这相亲的规模还挺大,地点就在野外,时间呢,则选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国家为单身男女创造这么好的机会,你可以和看对眼的姑娘小伙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游玩中就把终身大事给搞定了。

可能有人会问了:我家祖传三代宅男,我不爱出门怎么办?这事还真真由不得你。《周礼》中的《地官·媒氏》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入宅家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没想到吧,原来古人也有被逼相亲的烦恼,真是到哪里都不好过啊!

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当然,如果你“城会玩”,还可以别出心裁地把踏春玩出浪漫来。比如唐朝学士许慎选,他请一大群人到花园喝酒赏花,让仆人收集花园里掉落的花瓣,然后铺在地上,若有女子翩翩而来,一同入席,这出场方式就很“偶像剧”!

除了这一天,古代的上元节、七夕节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就连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也是古人编造出来动员广大男女青年早婚早育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元宵节上街游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街头偶遇,一眼万年。(《北京青年报》)

古事汇

阳虎的前后变化

□陈鲁民

阳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也是孔子的对头。《列子》说孔子“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阳虎本事很大,有经天纬地之才,毛病亦很多,贪权且霸道。用《韩非子》的话说:“虎善窃人国政。”他在鲁国时,看到国王昏聩颛臾,大臣钩心斗角,也就跟着起哄,与权臣们同流合污,搅得天下大乱。他到齐国后,本想干一番事业,没想到政治黑暗,贪贿成风,国王糊里糊涂,大臣们营私舞弊,他也就跟着贪捞,不择手段,名声很差。

阳虎到了晋国后,掌权的赵鞅知道他是个两头冒尖的人,就恩威并施,用自己的方式驾驭阳虎,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其长,避其短,助其优,防其劣。赵鞅自己是一身正气,谋公报国,日月可鉴,口碑极佳,有着强大的榜样力量,阳虎也就没有再生异念,而是倾心辅佐赵鞅,用尽浑身解数,几乎使其成为春秋时的霸主。有人问他:为何前后变化这么大?阳虎回答说:若主上贤明,那就全力辅佐;若主上糊涂,那就跟着浑水摸鱼。

司马光有一句名言:“君明臣直。”元朝丞相拜住亦有高论:“盘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意即净臣良臣的出现,是由于国君的培植、倡导;而奸臣佞臣的出现,则是由于国君的放纵、默许。有英主才有能臣,有赵鞅方能用好阳虎。有明君才出净臣,有唐太宗才会有魏徵。阳虎在乱哄哄的鲁国、齐国就是个搅屎棍,到了政治昌明的晋国,就成了台柱子。

于今而论,把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比作今日的上下级关系,固然不妥,但“盘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的道理却不会过时。以史为鉴,阳虎的前后变化,很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今晚报》)